

小岗村：40 年，老金子家与改革开放同行

本报记者 赵征南

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。40 年风雨征程，硕果累累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。

这场辉煌的改革始于农村，从“一大二公”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到免除农业税，再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，农村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，再到小康的跨越，农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历史上

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亿万农民作为这场改革的践行者、推动者、见证者，他们众志成城，他们砥砺前行，书写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。

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，本报记者前往安徽小岗村，寻找历史轨迹中的一个亲历者，邀请

他们一起，回忆、思考、记录 40 年波澜壮阔的家国变迁。

在采访中，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家庭：既有改革开放的探索者，又有改革开放的同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为您讲述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和他的家人，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故事。

“老金子脑子活络”

1978 年，35 岁的严金昌首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。

3 月初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，严金昌的家里又添了新丁——他的第六个孩子严德全在寒夜中出生。

一间草房里，就只有两张床，两条被子，严金昌和妻子带着严德全盖一条，其他五个孩子挤一条。屋外寒风呼啸，屋内冻得发抖的严金昌唯有期盼秋天有个好收成。

“那时候哪有牛奶。听大人讲，我出生后连喝顿面糊都不容易。”步入不惑之年的严德全如今开着一家名叫“小岗庄园”的农家乐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如今，40 年过去了，小岗村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农村：由费孝通题写的“凤阳县小岗村”牌楼之后，笔直的主干道友谊大道通向村中，绿树掩映下，一幢幢白色徽派建筑整齐排列。严德全就住在小岗学校对面，前排一层屋子作店铺，后排两层屋子作住房。

隔壁，是比严德全大两岁的五哥严德武开的“金昌食府”。听这个名字就知道，严金昌和老五在一起生活。国庆期间的金昌食府，游客坐满了前屋后院。严德武是饭店大厨，而穿着白衬衫的严金昌也没闲着，一边招呼着食客，一边一路小跑着上菜。

在严金昌的帮衬下，7 个孩子中，除了嫁到外地的小女儿严德聪，其他 6 个孩子都在小岗扎根——老大严德文开饭店；老二严德武开超市；老三严德彪开浴池；老四严德凤有空就去金昌食府帮忙，拿工资。靠着先发优势，小岗村核心的那一排商铺几乎都被他家“垄断”，邻里也都夸“老金子脑子最活络”。

严金昌的一生，如同一部小岗村的编年史。

小时候，由于填不饱肚子，严金昌拉着父母的衣袖出门乞讨。

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他依旧吃不饱。可他“查门楼子”，总有些与众不同。“去溧阳讨饭时，我知道江苏人爱干净，我也没什么好衣服，但从不破衣服，至少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到了人家门口，不吵不哭不闹，而是微笑着。就这样，比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讨得多。”严金昌说，有村民调侃他要是背着袋子、拿着碗，都以为是去走亲戚的。

1978 年，小岗村春夏连旱，庄稼地的收成少得可怜，严金昌年初的期盼成了泡影。还要继续讨饭吗？守着庄稼地，却搞不到吃的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同样的疑惑，在饥饿的驱使下，在小岗村蔓延开来。

最终，年底的一个寒夜，经过事先私下相互摸底，小岗村的 18 位村民在村西头严立华家残破的茅草屋里，聚到一起。

从温饱到富裕曾无比艰难

那天出门前，严金昌心里非常忐忑。他没和妻子说任何话，也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，门都没关，就匆匆离开了家。不到 100 米的路显得极为漫长。严金昌心里一直想：要是谈不拢、分不成田，怎么办？

果然，煤油灯下的会议“火药味十足”。紧张的气氛下，整个屋子的人都使劲抽气。最终，18 位农民以“托孤”方式，冒险在“秘密协议”上按下红手印，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、耕牛、农具等分到各家各户，搞起了大包干。

当时的严金昌，根本想不到，只为吃顿饭而签下的这张“生死契约”，竟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。

1979 年春节刚过，村民们就扛起锄头、挑着牛粪，拼命地往自家田里跑。尽管分到田地的人死守秘密，但这样的干劲还是泄露了“天机”。邻村村民举报，公社进行批评，一拨援人来检查，要求小岗村把田地合并回去。那一年，从 1 月到 9 月，中央连续出台文件，不许分田单干。

小岗人顶住了。他们铁了心，就是不给种子、化肥，也要种下这一季。当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、时任滁州市委书记王郁昭，到万里、邓小平等，这些领导的支持让小岗人唯有感恩。

秋收令人振奋，小岗村粮食总产量由大包干前的 3.6 万斤猛增到 13.2 万斤，人均收入从 22 元跃升到 400 元。



▲老金子家的全家福。（除署名外，均汪强摄）



▲现在的小岗村，遍地都是两层新房。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



▲曾经的小岗村，到处只有茅草房。

1982 年，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。那一年，老二严德武 14 岁。

小岗人迎来了第 4 个丰收年，他们不再担心吃不饱饭，也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换钱。“家里先是花了相当于 2000 斤粮食的钱买了一头毛驴和一台手推车，然后又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收割机。”严德武告诉记者，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，靠着几十亩田地，严金昌在分家时给每个孩子都盖了两间瓦房。

严德武也分到了田地，幸福地守在田间地头，准备一辈子做一个踏实本分的农民。但他渐渐发现，在小岗村，农民越来越难做。那时，坚持从事传统农业的小岗村步入“一夜跨过温饱线，三十年未过富裕坎”的阶段。

严德武是小岗村第一批找出路的年轻人。

就在自家的平房内，他用 300 多元本金，开了小岗村第一家小店，卖卤菜、卖农药、卖化肥。可受限于当时较低的消费水平，小店赚不到钱。“赔账太多了，农民得卖了粮食才有钱，一来二去就忘了，很多账至今还赊着。”严德武苦笑。

村里也有人学起南方的做法，几个人合伙开工厂，包括电子厂、灯泡厂、酒瓶厂……可惜，先后倒闭。

还有不少年轻人嫌种地赚不到钱，外出打工。老五严德双念完初中，不到 18 岁的年纪，便成为老金子家第一个“打工仔”。严德全紧随其后，同样是念完初中，在 19 岁时走出小岗村。

“那时年纪小，每天晚上入睡前心里就难受，想家，想得厉害。”严德双说。除此之外，初入城市的小岗人在融



▲今年，严宏昌、严俊昌、严立学（从左到右），在村口研究起了智能手机。

▲1979 年，刚开始大包干的严宏昌、严俊昌、严立学（从左到右）盘算未来。

入城市的过程中难免有些不适，甚至不快。严德双遇到了强买强卖；严德全租房被骗，逛商场时又被告知别人能摸的衣服他不能摸。

农村人是不是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？带着满身的倦意，兄弟俩先后回到小岗村。可一年都没待满，对小岗村发展的失望让他们又一次启程。

“老金子，他们都跟我对干”

真正帮小岗村找到致富出路的，在严金昌的心里，就是沈浩。

2004 年，安徽省委选派财政厅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，他的到来开启了小岗村改革的“第二春”。

“沈浩一来，便大刀阔斧地搞改革，要发展现代农业、办工业、搞旅游业。可老百姓觉得有的吃就行了，还是要种地。有人说沈浩只是为了镀金，都是瞎吹。”严金昌说。

沈浩先准备修路。当时，友谊大道东边两里多的泥巴路，村民们虽都盼着改成水泥路，但是这涉及征地，嘴上说愿意修，可心里不愿意，怕出地、出钱、出力。沈浩想建厂房，可需要移 204 亩坟，没人相信他能做到；沈浩要搞适度规模经营，村民们就坚持当年冒着风险才分来的土地怎么也不能流转出去，怕土地被收回再也回不来……

严金昌一直是沈浩坚定的支持者。“我从没当过村干部，但我知道，单靠传统的种地，小岗村永远富不起来。”严金昌说，由于自己家离村口不远，沈浩经常来谈心，两人关系十分密切。

了生产力。但这并没有改变“土地在农民手中”的现状，也可以看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。而且，我国的国情是大国小农，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少，但劳动力丰富，超级农场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主流。

文汇报：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。如今，在我国新时代的改革进程中，农村改革还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点？

郑风田：40 年前，小岗村的改革让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，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

如今，土地依旧是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。我国提出在农民原来享有承包权的基础上，实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，形成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三权分置。从两权分离，到三权分置，农村土地可以流转起来，为未来的农业发展创造条件。但是，土地流转一定不能牺牲农民利益，不能行政化“一刀切”，明确红线，避免“非粮化”和“非农化”。毕竟，农村土地留在农民手中才是最安全的。

农村是改革开放的稳压器。农村土地、农村劳动力是巨大的“蓄水池”，农村稳定事关粮食安全，符合广大农民切身利益。目前，我国部分地区城乡差距较大，农村无论硬件还是软件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。振兴乡村，正当其时。

“老金子，他们都跟我对干……”

有一天夜里，沈浩突然打来电话。严金昌赶紧跑到沈浩办公室，他看见，沈浩一个人，孤独地在办公室流泪。“有些路直着走不通，你可以绕着走。你做不通，我们就一起想想哪些人能做通，去找那些有威望、能说得上市话的人。”严金昌劝说。

转眼间，沈浩 3 年任期将满。他留下了这样的成绩：修通了道路，建起了住宅小区，盖起了农贸市场，全村的人均收入从 2300 元增长到 5000 元。

严金昌这辈子一共按了四次红手印，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次，后三次都是为了沈浩。2006 年，严金昌受村民们委派，拿着 98 户当家人一起按下的红手印，向组织上提出请求，是把沈浩留在了小岗村；2009 年，小岗村 186 户当家人再一次按下红手印，请求留下沈浩。

“2006 年，沈浩一开始有顾虑，村民也并非全部按了手印；2009 年，沈浩大大咧咧地笑着同意。村民中只要能找到的，全部愿意按下手印。”严金昌说。

2009 年 11 月 6 日，沈浩因过度疲劳而导致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小岗村临时租住的房子里，小岗人又一次按下红手印，请求把沈浩永远留在小岗村。

跨过富裕坎还是要靠改革

对严德双来说，沈浩是令人尊敬的师长。

2008 年春节前，在外打工的严德双提前回家，想给孩子一个惊喜。他走到小学门口，以为孩子会满心欢喜地给自己一个拥抱。可孩子不仅没主动抱他，还硬是挣脱了他的怀抱。

严德双在家中给孩子准备了一桌菜，可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回到马路对面的家，一心只想着去村子另外一头——严金昌工作的养猪场找爷爷。“孩子怎么会和我这么疏远，这么下去不行。”这让严德双的心里不是滋味。

这天傍晚，被严德双形容为“每天在我眼前，从村西头跑到东头，挨家挨户找人谈心”的沈浩来了。聊着聊着，天色渐晚。

“家里只有几个馒头。你等会儿，我去弄两个菜。”严德双招呼沈浩在家吃饭。

“没事，有馒头就行。”沈浩已在穿着、语言等方面彻底“小岗化”，和村民心连心。吃饭时，沈浩试探性问道：“小岗准备搞一批农家乐，你菜烧得那么好，在外面当伙计，不如回家当老板。”

看着门外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严德双愿意听从沈浩的建议。让他惊喜的是，第一年，没有亏本，还赚了 2 万多元。

2009 年春节，沈浩又一次来到金昌食府，告诉严德双：“加油干，不要丢小岗人的脸。”

“现在回想这句话，就是讲农家乐要做好品质，价格实惠，不要坑人，否则小岗村的旅游便立不起牌子。”严德双说。

同样在这一年，沈浩走了。沈浩虽然离开了，但他成功唤醒了小岗人身上沉睡多时的改革精神。2015 年，安徽省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在小岗村颁发“红本本”实现了土地确权，百姓吃下了定心丸，从土地中解放出来。

在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后，小岗村制定了“三年提升计划”。其中，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、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、宅基地登记试点改革等 13 项改革都在扎实推进。今年 2 月 9 日，小岗村进行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首次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，每位村民分得 350 元，实现了从“户户包田分地”到“人人持股分红”的转变。

严德双现在是村里评选出的 18 位新带头人的员。他记得，要让“农家乐、乐农家”，就得想尽办法帮助老百姓继续增收。每年 10 万元的利润稳定之后，他想更进一步，将攒的钱拿出来，再用土地确权经营权证书抵押贷款，将饭店扩建为更加标准的农家乐——一楼大厅、二楼包间、三楼住宿。

看着村子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，严金昌喜笑颜开：“我们这一代老了，头脑也不如年轻人灵活。小岗要发展，就要留住人，希望都在他们（年轻人）身上，他们头脑活，有办法。只要敢干、敢闯，咱小岗就一定能够跨过富裕坎！”

视觉设计：李洁

要为“敢为人先”创造更多条件

——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

文汇报：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大包干，对当时的中国有多么重要？

郑风田：制度层面，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，大包干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，解放了“一大二公”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束缚。没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改革，农村改革无从谈起。

精神层面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，大包干是“大逆不道”的，各界对改革的争论一直存在，在大包干实施中，村民冒着坐牢，甚至杀头的风险，进行着改革之初的实践；支持改革的干部也甘愿和农民共进退，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，使改革冲破重重阻碍，获得成功。这种冲破坚冰时“敢为人先”的改革精神，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而言，激励巨大，贡献巨大。

文汇报：大包干从尝试到获广泛认可，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。这个过程能为如今的农村改革提供哪些借鉴？

郑风田：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，肯定会遇到阻力，只要大方向正确，就要有坚持下去的决心。

很多改革经验，不是在办公室拍脑袋想出来的，而是来自基层源自基层。农民永远是农村改革的力量源泉，他们的实践权威和选择权利应得到尊重。而且缓慢向上的方式，相对而言阻力较小。

文汇报：大包干精神对当今的农村改革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？

郑风田：敢为人先依旧是改革的基础。今天，仍有赖于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，继续深化改革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。

文汇报：当初，小岗村分田单干，如今，小岗村的部分田地又重新合并。有人说是“改革走了‘回头路’”。还有人说是“改革走了‘回头路’”。还有人说是“改革走了‘回头路’”。还有人说是“改革走了‘回头路’”。

上述观点，您有什么看法？

郑风田：以上两个观点明显是错误的。第一，从合到分，再从分到合，这根本不是“回头路”，而是土地经营的再创新，没有过去的“分”，便不可能有现在的“合”。“分”之前，农民对土地没什么处置权利，他们吃“大锅饭”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所以经常会有人出工不出力；“分”之后，土地承包给了每个农户，自己耕种、管理、收获，干多干少不一样，激励机制被打通，更符合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。而如今的“合”，则以曾经的“分”为基础，是对当初制度的巩固、发展和完善，而不是否定。即便土地流转，只是经营权流转，承包权始终在农民手中。自己种，还是租出去外出打工，农民可以自主决定，甚至被赋予了更多的财产权利。

第二，家庭承包经营在我国依然是农村经营制度的基础。为发展现代农业，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，近年来全国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，比如种粮大户、规模农场，在土地资产的增值中实现农民致富，进一步解放